

博物馆疑云

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万佳俊

昨天早上,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举行了一场“特殊”的返赃仪式——

青花鱼藻纹抱月瓶、釉里红荷叶多棱盖罐、釉里红留白折枝花卉盘、青花釉里红八棱玉壶春瓶……这些古玩,被民警小心翼翼地还给了他们原本的收藏者。

每一件古玩背后,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,它的价值,不是金钱可衡量的。但有的人,却只会用金钱去衡量它。

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收藏者,也陷入了“金钱”的迷局。为了鉴定藏品的金钱价值,在2017年前后,他们都曾出入过嘉兴南湖旁的一家博物馆——“中国天韵”。

古玩收藏从古到今,一直存在着太多的做局,请君入瓮,深浅不知。可这一回,嘉兴天韵文化博物馆玩的并非是扑朔迷离的“古董局中局”,却也引成千上万人入彀,他们要不“失去”藏品,要不失去金钱。



警方向被害人返还藏品

“燕来堂”之变

在嘉兴南湖旁,有一处古建筑叫“高家祠堂”,是一座清代保留至今的三进宅院式古建筑,坐北朝南,砖木结构,古朴幽静。在2010年时,被确定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据说,这处古建筑曾大修,起初称为“南湖渔村博物馆”,后命名为“燕来堂”,源自生于嘉兴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著名诗句: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这处古建筑在2017年前后再次更名,门匾上写着“中国天韵”。它的全名是嘉兴市天韵文化博物馆(民办非企业),是一座民间博物馆。创办人名叫霍文,是个80后,在此之前,他从事的是拍卖工作,还注册了一家浙江天韵拍卖有限公司。

霍文这些年一直在古玩界打拼,圈子也越来越大,认识了不少懂鉴定的专业人士,有些还成为了朋友,郑天秋和李颜,便是其中之二。

走眼的“鉴定专家”

江西的小涂,便是“局中人”之一。

他是个古玩爱好者,这些年收了不少小玩意儿,也在网上做些交易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竟然会被博物馆坑了。

2017年年底时,他收到“浙江天韵”发来的微信好友申请,对方称自己是博物馆的负责人徐总,正在各地收藏品。两人聊了一阵,小涂觉得挺靠谱,就发了不少藏品的照片过去。

其中一件釉里红玉壶春瓶,引起了徐总的注意,“这件东西具备明代的风格,品相也不错……”小涂一听博物馆的专家都发话了,自己的藏品肯定错不了!徐总表示,小涂可以带着藏品来博物馆鉴定,顺便参观。

2017年11月30日,小涂抱着藏品,来到了位于嘉兴的天韵博物馆。高墙黛瓦外,是成片摇曳的竹林,步入馆内,走过回廊,便是主馆,主要陈列着明清瓷器、玉器、杂项等几百件藏品。

小涂逛了一圈,更加笃定了天韵博物馆的实力,想把自己的藏品纳入馆内。徐总介绍,博物馆收购有规范的流程,需要

据说,郑天秋在退休前一直从事文物相关工作,会鉴定书画、瓷器、玉器,自己还是个画家,霍文便聘请他来做了博物馆的馆长。而李颜,研究了40年的古玩,被请来“掌眼”(文物界术语,指由具备专业知识的鉴定人员对文物、艺术品等藏品的年代、材质、完残状况等进行鉴定的过程)。

为了充实馆藏文物,“中国天韵”开始在网络上收藏品。至今,在与古玩相关的公众号和论坛上,都能搜到天韵博物馆的相关文章和联系方式。

照理来说,这家以保护、收藏文物为主的民间博物馆,既如此高调,应该有一些好名声。然而不尽如此——从2017年年底开始,这间非盈利性质的博物馆,频频被人投诉、举报甚至报案称,他们制造了一个“骗局”,来骗取收藏者的鉴定费。

这家民间博物馆,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?

先把藏品送往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,按照最低值收购。徐总进而推荐,“这家机构叫浙江某美艺术品鉴定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),你可以去省高院的官网上查询,它具有司法鉴定的资质。我们会先代收8000元,和藏品一起送到研究院。”

即便鉴定费高昂,小涂也没有多犹豫,徐总的那句话总在他耳边萦绕——“如果鉴定出来真是明代的,市场价至少百来万。”

就在小涂刷卡付鉴定费时,隔壁又来了一名男子,大手一挥刷了4万元,一口气鉴定了5件藏品。小涂心里更有底了一些,随后放心回了江西。

转眼一个月过去,小涂终于收到了徐总的微信,说鉴定报告已出,寄往他家。鉴定结果却给了小涂当头一棒:釉里红玉壶春瓶是现代的仿品,价值只有几百元。徐总不好意思地说,自己走眼了。小涂只得自认倒霉,亏了那8000元。

在那份鉴定报告的最后几页,有3个鉴定师签了名、盖了章,其中一个便是——博物馆馆长郑天秋。



博物馆大门

馆内乾坤

博物馆的馆长,怎么又成了“研究院”的鉴定师?这馆内乾坤,大约可以从已经被弃的专家李颜口中得知一二。

2013年时,李颜在古玩交流会时,通过朋友介绍,认识了年轻有为的拍卖公司老总霍文。两人相谈甚欢,霍文很赏识李颜的眼力劲儿,很快将他纳入麾下。李颜凭着40年的经验,帮霍文做实物鉴定,只发表口头意见,不出具报告。

2016年,公司组织了一次国家三级拍卖和评估证的培训考试,李颜在那时拿到了国家颁发的证书,同一批去考试的,还有其他十几个员工。那些年,霍文一直从事拍卖行业。

拍卖公司是在2017年5月份转型的。霍文告知李颜,拍卖公司已经变为了博物馆,让他在馆里对收藏者带来的藏品做口头鉴定。李颜没多想,照常工作,有时候客户带着七八件藏品来博物馆,他看后,觉得

只有一两件有价值的话,就只会挑那几件让藏家去鉴定。但他这一做法,有些惹恼了霍文,但当时的李颜还不知道原因。

直到6月,之前找他鉴定的一名藏家,拿着“研究院”的鉴定报告,又找上门来。

这一回,李颜看出了“门道”——报告上的签名是郑天秋、王萍、陆勇,3个人中,郑天秋是博物馆的馆长,王萍是霍文的母亲,陆勇是霍文河南的朋友,这3个人应该不是“研究院”的鉴定师,但却在研究院的鉴定报告上签字。

那时,李颜意识到,霍文自己在做第三方鉴定。这意味着他拿了客户藏品的定价权,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。而李颜也终于明白了霍文不满他的原因——原本能赚10件鉴定的钱,最后只赚了一两件。

最终,李颜因为不守“行规”,即有能力,也被霍文当成了“弃子”。

做“局”

那么,“中国天韵”和“研究院”的“局”,是怎么一步步做起来的?

最初,由霍文的团队,在网络上联系全国各地的藏家,以博物馆收购藏品的名义,将收藏者骗至博物馆,再以需要鉴定为由,骗取鉴定费。

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环,便是找一家第三方鉴定机构。2017年初,在郑天秋的牵线搭桥下,霍文和“研究院”的负责人吴苗苗相识。

“研究院”成立于2015年5月,业务范围主要是艺术品鉴定和艺术品鉴定的相关培训。这家公司有不少有资质的鉴定专家,也确实是法院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。

霍文便是看上了这家公司的“资质”,想法设法搭上了吴苗苗这极其重要的一环。吴苗苗还帮忙填补了一个“漏洞”,也就是之前李颜看出的“门道”,在鉴定报告上签字



博物馆内的藏品

破“局”

既然有局,便有破局之道。

南湖区公安分局,便是破局者。2017年6月,警方陆续接到报案后,便着手调查。半年时间,警方确认这家天韵文化博物馆存在诈骗行为,待证据收集完整后,警方准备“破局”!

南湖警方统一行动,共抓获霍文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2名,采取强制措施30人;其中检察院批准逮捕

的都是天韵文化博物馆自己的团队专家,也就是郑天秋、王萍、陆勇等人。为了避免出现不规范的问题,吴苗苗将这些人纳入了自己的团队,郑天秋也卸了馆长一职。

自2017年5月起,天韵文化博物馆便开始让“研究院”的专家做鉴定,但其实大部分专家,都是霍文的亲信。他们对藏品进行勘验之后,将鉴定的照片、结论发给吴苗苗,最终由吴苗苗出具盖好公章的鉴定报告,再寄回给收藏者。无一例外的,他们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上,藏品基本上都是现代品,鉴定出来的价格只有几百元,最高的也就3000元。

如果收藏者愿意按照鉴定的价格卖,博物馆也都收;如果不愿意意卖,便退还藏品,但有一些也被他们一直拖着没有返还。

每一份鉴定报告,天韵文化博物馆收取6000至8000元,但只给“研究院”850元钱。据吴苗苗回忆,每个月能收上万元,少则一两万,多则五六万,而她只是出了公章,完全“躺赚”。

从那时起,这个博物馆收购的“局”,便立住了。

9人,取保候审21人。截至目前,警方收集被害人笔录311份,涉案总金额3060余万元;查获被害人藏品225件;冻结资金账户6个,冻结资金共计160余万元;追回赃款总金额90余万元。

查获的藏品,正在陆续返赃之中。

注:博物馆的名称、文中涉及当事人和嫌疑人的,均为化名。